

## ■青春岁月

## 尼泊尔卡车前留影

□李荣欣 文/图

这是30多年前,我同战友马甫超(中)、周仁耀(右),在尼泊尔卡车前的留影。

那是1985年夏天,在西藏军区政治部宣传处,分管新闻报道工作的我们三人,同新华社西藏分社的格来(藏族)副社长一起,乘车从拉萨出发,一路风餐露宿、翻山越岭,行程一千多里,来到了中(国)尼(泊)边境的西藏高原“国门”樟木口岸。樟木这里因海拔低,气候和西藏高原的其他高海拔地方迥异,不热不冷,又不缺氧,很适宜人居。因为是“国门”,樟木这里界河的友谊桥上车辆穿梭、人来人往,每天车水马龙,很是热闹。

我们到达后,发现公路边停靠着不少运货物的卡车,其中有一部分是尼泊尔的车辆。值得说道的是,这些尼泊尔高车厢卡车,都打扮得红红绿绿、花里胡哨的,车厢上用尼文喷印着祝福语言,并涂画着美人大头像。更有意思的是,这些尼泊尔车辆的驾驶员,你很容易就能分出谁是师父、谁是徒弟。因为年纪再长,哪怕胡子一大把、衣冠楚楚,只要你是徒弟,就不能穿鞋



子,只能打赤脚。

听了知情人的介绍,我们走近几辆尼泊尔车辆观察,情况确实如他说的那样。格来老师抽空用藏话同一位开车的老徒弟交谈,那老徒弟摊开两手很无奈地说,因为自己家里穷,买不起车,又送不起礼,尽管这台车他是主驾驶,但也只能当徒弟了。那时尼泊尔人有等级观念,对他的这

种遭遇,我们并没有感到奇怪。

这张照片是格来老师给我们拍下的。格来老师后来调回了北京,在新华社负责编发有关西藏的外宣稿,退休后还四处忙着采写稿件,几年前因病去世。

每当看到这张照片,我就会想起我们在西藏高原上,一起下部队、一起深入边防哨卡采访的情景。



## ■家庭相册

时考上一中的院里小叔,比我大几岁,事先约好带我一起走。来催我两次了,还不见爹的影子。娘以为爹被别的事缠住了,就埋怨他不知道什么事儿要紧。爹是村干部,经常有人找他处理事,公事找他,私事也找他。习惯了,娘理解,从来不埋怨。但这次也急了。

爹终于回来了,手里抓着一把零钱,耷拉着脸,很不高兴。我连忙迎上去接,他往我手里送。就在我刚要接住的时候,他又把手缩回。我一愣,爹说话了:“小味!可得好好念……”声泪俱下。

我放声大哭。娘也哭,还一边大声埋怨爹:“你憨啦?叫孩子哭着走,你放心啊?”见娘着急,爹才破涕为笑,比哭还难看,更让我心酸。

不是爹为人不到,爹人缘很好;当时庄稼人太穷了,各家都没钱。九元钱全是毛票,一毛,两毛,五毛,一张一元面值的也没有。当时我年龄虽小,也能想到爹借钱的难处。

那是1955年,我13岁,高小毕业考上聊城一中。秋季开学要交9元钱,家里没有。离家那天,爹出门去借。娘把我要带的衣物准备好,一边跟我说话,嘱咐些在学校要注意的事,一边等。

爹很长时间不回来,与我同

进校后,学校每月给我六元助学金,扣四元五毛钱伙食费。还有一块五毛钱零花。但每年第一学期的几块钱必须自己交。所以,每次开学都要让爹做一次大难。



## 你是父母最好的礼物

□蔡源霞 文/图

眼看着就要过年了,家在外地的同事莲子却愁眉苦脸的。我有些不明白,十多年前我也曾经在外面打工过,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归心似箭的。

“其实我也想回家,可是我今年没存到什么钱,就这样回家……”莲子说着眼圈都红了,我很理解她一年到头想给父母带些礼物的心情,可如果因此就不回家了,反倒是本末倒置了。

记得当初在外面打工的时候,我曾经也有过和莲子同样的纠结。那时我刚刚工作,别说过年了,一入冬我就天天想着怎样衣锦还乡。甚至我都已经想好了要给父母买的礼物,可是临到年终却接到通知,我们这些工作没够一年的新人,奖金要等到年后才发。

消息发布以后我顿时傻了,钱没发多少,就算加上之前的积蓄,如果把礼物买了的话,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了。可是如果空着手,我觉得没脸回家。左思右想,我撒了个谎,告诉爸妈今年单位安排新人加班,不能回家了。

老爸老妈对我的“正当理由”表示了理解,我也松了一口气。可我没想到的是,除夕那天中午,我从超市搬回一箱方便面回家的时候,爸妈竟然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站在我租住房的门外,他们竟然站了一夜的火车来陪我过年。

那一刻,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涌出了眼眶。也就在那一刻,我才发现原来春节团聚对于我和爸妈来说是同样的重要。

老爸老妈带来的行李里面,大多是我喜欢吃的食品,而当他们知道我是因为没有钱买礼物才不回家的时候,既心疼又忍不住要责怪,老妈红着眼睛扭过脸不看我,老爸则苦笑着说:“你才是我们最好的礼物,你不回家,我和你妈这年过得有什么意思?”……

自那以后,不论在哪儿打工,不论春运的票有多难买,不论手头的钱是否充足,我都会尽可能地回家过年。不为别的,只为能让爸妈开心地过一个新年,因为我才算是他们最好的礼物。

## ■图片故事



## 回家的车票

□王国梁 文/图

一年一度的春运要开始了,人们纷纷用各种方式订车票。排队、打电话,或者在网上订。形式不同,但每个人心中热切的期盼相同。车票到手,人就像生出了一双回家的翅膀,无比畅快。

看到订票的火爆场面,让人想起了浩浩荡荡的春运大军。春运是“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”。故乡的父母传递着召唤,浓浓的乡愁牵引着方向,怎能不归心似箭?喧闹的站台,汹涌的人群,匆忙的脚步,那种场面太壮观了。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,但是都赶往同一个地方——家。

在异乡这些年里,车票就成为了我往返旅程的见证。小小的一张车票,丈量着故乡与异乡的距离,传递着亲人的呼唤,化解着浓浓的乡愁,让我觉得它有了非

同寻常的意义。以至于我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“车票情结”,看到车票,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亲切。就像很多人喜欢收藏硬币,是为了实现小时候得到硬币的心愿。我也喜欢收藏车票,是为了清点我离开家乡的次数,也为珍藏那一次次难忘的旅程,更是为了回味得到车票时的欣喜和满足。

临近春节,每天都掰着手指算,还有几天放假。同学们把余光中的《乡愁》改成“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车票,我在这头,母亲在那头。”“车票”“回家”成了那时温度最高的“热词”。回家的车票,是最诗意的象征,浓缩了我们积蓄已久的情感,也会载着我们抵达梦中的故乡。

每次回乡,都要排长长的

队,等那张小小的车票。看着长龙般的队伍一点点蜗行,心里焦急万分,想着母亲早早做好了年糕,父亲也正在灌香肠,更加心急。终于轮到自己了,把钱递进窗口,大声地报出自己家乡的名字,好像向所有人宣告,我要回家!

那时的车票,是那种硬纸板的,小小的一枚,徽章一样,攥在手心里,或者放在最贴身的口袋里——都是离心最近的地方。过检票口,把车票递给检票员,车票被剪出一个小豁口,重新揣好,心里就无比踏实了。

车票被我反复摩挲过,座位号、起始站、终点站、发车时间,我都记在心里。上了车,找到自己的座位号,心里总算平静了。有时会遇上旅途中的有缘人,两个人会度过一段美好的旅程,还有沿途的风景可以欣赏。

到家了,我飞进家门。母亲惊喜地说:“可算回来了!”母子俩说说笑笑一会儿,我掏出贴身兜里的车票,几乎是怀着感激地对母亲说:“都是靠它,我才回了家!”母亲笑了。我把回家的车票放在一个小盒子里,珍藏起来。

车票里的旧时光,乡愁是底色,故乡、异乡、车站、旅途是主体,温馨而让人怀恋。

## 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?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?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?如果有,那就用笔写下来,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 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  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